

论沈从文从军经历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李博¹, 牛贵霞²

(1. 河北大学 文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2. 河北工程大学 文法学院, 河北 邯郸 056038)

[摘要] 作家的创作与个人经历有着密切关系, 沈从文早年的从军经历, 影响着他的小说的题材选择、价值取向, 人物塑造等。在题材选择上, 沈从文的自传体叙事, 多写参军岁月; 其乌托邦叙事, 亦与美化军营生活相关; 军队中目睹的死亡、动乱, 促使其小说在情感调上呈现沉郁与明亮的复杂状态; 其小说笔下的英雄, 多为普通士兵; 这三者均表现出沈从文的从军经历是其创作的动力与源泉, 其所蕴含的艺术价值也为后人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关键词] 从军经历; 题材; 风格; 人物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8.02.014

[中图分类号] I20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8)01-043-03

童庆炳指出:“童年经验作为先在意向结构对创作产生多方面影响。……对作家而言, 先在意向结构指写作的心理定势, 人的先在意向结构从儿童时期就开始建立, 整个童年经验是其先在意向结构的奠基石。”^{[1]P59} 作家在童年时期所无法改变的外在家庭、社会等环境与内在心理反应图示呈正相关, 早期童年经验的形成, 无疑来自对原生家庭的印象与体验, 构成了作家个体心理建构的初始想象。因此, 个体在童年时对来自所处环境各方面的体验影响其成长后的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 对于作家而言, 诸种观念也深深烙印在其作品中, 折射着作家的人格与思想。

沈从文出身于军人世家, 祖父沈宏富曾任贵州提督、沈任总兵, 其父沈宗嗣作为将门之子作了军官, 后供职于天津守大沽口的罗提督处。由于家庭背景的缘故, 沈从文从小对军队的事情便耳濡目染。在他幼时, 父亲沈宗嗣跟随辛亥革命大潮, 领导当地进行革命却以失败告知, 这也直接导致了清政府血腥镇压起义者, 他从小便目睹了屠杀苗人的场景, 此后, 更是看到过不少当权者砍别人头的事情。

随着沈父与同乡阚祝明等人成立的铁血团刺杀袁世凯失败, 沈父远逃关外, 这份显赫渐渐衰败, 沈家后来也因替沈父还债而破产。无情的命运, 将沈从文从富贵少爷拉入生活底层, 这份注定的必然促使沈从文投身行伍, “与其让我在家中堕入下流, 不如打发我到世界上去学习生存。在各种机会上去做人, 在各种生活上去得到知识与教训”^{[2]P294}。

1917年8月, 沈从文收拾行囊, 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他第一次离家远行, 所在部队是靖国联军第二军, 归张学济管辖, 其间目睹了军队犯下的滔天暴行, 将杀人当成游戏。后这支军队在来凤全军覆灭, 而沈从文死里逃生。这一时期是1920年8月,

数千生命的消失给少年沈从文心里留下无法抹去的黑暗记忆。1921年年中, 他加入熊希龄的部队, 成为一名司书。这一时期, 好友陆弢意外溺水身亡, 沈从文当时也重病一个多月, 这些都使他不得不思考生命的意义, 不得不对自己今后的人生做出新的思考和选择。

在军阀部队目睹和经历的杀戮, 使年轻的沈从文变得坚毅的同时更加沉郁, 他厌恶血腥与暴力, 军队经历并没有使他变得残暴, 相反, 这段经历让他的精神世界确实发生变化, 使他形成了一种悲悯的情怀和人道主义思想。他在军队中的生活并不总是残酷压抑的, 随着军队辗转四方, 沈从文有了很多机会见识所过地的风土人情, 船夫、捕鱼人、兵总、妓女、沿河集镇, 他对于农人与兵士, 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 后来都被写入他的作品。此外, 军队的不断调动使他形成了对一切成规与观念十分怀疑的个性, 这一点注定了他在思想上与人生道路的与众不同, 冥冥中也注定了他走上了一条孤独的人生道路, 诸种经历影响了他日后的创作和其文学理想。

二

正是上述从军经历, 深刻影响着他在题材选择、审美倾向与人物塑造等方面。具体言之, 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 参军岁月与题材选择的自叙传化。沈从文以军队生活为蓝本, 基本按照在军队中的种种经历与阶段性事件将其进行艺术化的加工, 这类题材的作品往往带有浓烈的自传体性质。沈从文对该类题材的选择既是对当下社会背景的认知与清醒审视, 也是自我成长的书写。这类作品以散文化笔法多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 诸如《我的教育》、《槐化镇》、《传事兵》、《入伍后》、《逃的前一天》等。《入伍后》描写的是民国初年, “我”作为一名补充兵初

[投稿日期] 2018-03-25

[基金项目] 2017年度河北省社会发展研究重点课题(项目批准号: 20170205010)的阶段性成果; 河北省教育厅课题(项目编号: GH141117)

[作者简介] 李博(1993-), 女, 河北邯郸人,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当代文学。

进军营后的琐碎生活,每日学吹箫、看审案、学打拳、大吃大喝,“在放肆得象一匹小马一样的生活中,经过半年,我学会了洒水,学会了唱山歌,学会了嗷狗上山去撵野鸡,又学会了打野物的几样法术。”^[3]过着逍遥自在的桃源生活。这也是沈从文初入军队所感受到的宁静祥和的生活,其中洋溢着一种欢快的调子,充满简单和快乐。《逃的前一天》则可以看作是《我的教育》所描绘的军队生活的另一种解说,主人公成标生是作者本人的投影,根据1919年随部队驻防在槐化镇和1922年在湘西任司书的经历写作而成的,全文贯穿第三人称视角,笔调冷静而克制,并未描写过多杀人场景,而是弥漫着“火夫的戏谑,书记官的烟枪,洗衣妇人的风情……”^[4]流露更多的是一种军队中人事的和谐与温情。

第二,军营生活与“乌托邦”叙事。沈从文的部分军队生活的题材,刻意回避血腥的战争行为,将冗杂的军营生活变形为充满希望与美景的生活化场景与一些闲情逸趣场面,这既表明自己对军队血腥暴行的厌恶也是为自己构建了一个乌托邦似的充满童趣与烟火气的世界。如《哨兵》写的是一个胆小的哨兵,“但是,怎么能放心?这时两点一刻还不到!更多的沙子劈面洒来,是可能的吧。比沙子更凶的更大的鹅卵石,从廊的那端掷来,也会可能吧。万一什么鬼怪之类挨了拢来,用大而有毛蛇样冷的手伸过来,搭在肩头……”^[5]“然而不久,去军法处的那一端,廊尽头不可知的黑暗,又为把失去的恐怖引回来了。勉强的对着影子微笑,影子也似乎是正向了在微笑,心是比先前更怯!”^[6]用细腻的心理描写与气氛的烘托勾勒出了一个胆怯的怕鬼的小兵,故事真实生动;《参军》则描写的是老参军戏谑地劝自己年轻的小兵与妇人做事时要注意身体,场面描写诙谐幽默,轻松自然。

第三,目睹死亡、动乱与小说的情感基调。沈从文在军队中目睹了大量的死亡与动乱,诸种灭绝人性的暴行令他的思想产生极大撼动,他产生了一种对人生命运无法把握的宿命意识,作品中呈现为“人生可悯”的深沉慨叹和沉郁气息。一般来说,军队的经历会促使一个人的气质变得刚硬,冷酷,但沈从文的仁者之心与善良的天性使他形成了中和处世的心态,这让他描写不幸场景时充满一种沉郁感,其带给人最震撼感受是全篇读起来并无多少血腥场面,却教人无故感到悲哀。沈从文叙述笔法冷静甚至带有一种漠然的无可奈何的态度,这也使作品弥漫着一种悲凉忧愤的气氛与深切的苦闷:“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背后的隐痛也忽略了。”^[7]

然而,尽管他目睹了不少杀人场面,但内心深

处依然不放弃做一个“人性治疗者”的愿望,他的很多作品呈现出温情明媚的审美态度,充满着对人性的讴歌与赞美,他要挖掘美好、健康、自然的人性,找回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潜心为乱世的人们营造出理想和谐的精神家园”^{[8]P128}。王德威曾不加掩饰的赞赏沈从文:“他赋予阴鸷或俗的现象以抒情的怜悯,试图从人间的暴虐或愚行中重觅生命的肯定”^{[9]P13}。在他笔下,作为湘西人的士兵们勇敢坚强,彪悍野蛮,充满活力、野性与勃勃生命力,展现的是一种健康自然的人性之美。

第四,普通士兵与英雄形象的平民化。沈从文曾在《读〈论英雄崇拜〉》一文中表明自己是个不大崇拜英雄的人,在他看来,“支持这个民族作战气概和胜利信心的,决不是英雄崇拜,实完全靠广大群众做‘人’的自尊心的觉醒。”^[10]这是他从军时期与各种普通士兵接触的结果。这也决定了在他的文章中,英雄的神性消解,从神秘化走向了平民化。他借助真实的从军体验,使我们了解到在战火纷飞的时代中,下层兵士的可敬与可爱。

三

与沈从文从军经历密切相关的作品,是其初涉文坛的文学创作。客观地说,在叙事与技法上有些青涩,但其充沛的感情表达力与抒情感伤气质,已现端倪。他将自己这段独特的从军经历写入作品,其艺术上的价值与意义有以下三点:

首先,将边地军人的经历作为题材来书写,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填补了军旅题材这一空白,很大程度上表现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广阔性。沈从文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之乡。其题材的独特意义还在于,沈从文历来被定义为抒情的作家,然而作为叙述者,其关于军队记忆的作品中无不渗透着一种轻描淡写、无关紧要的气息,无论是描写杀人砍头场景,还是描写军队暴虐残害人民,沈从文的口吻始终显得冷漠而呈现出与文本的距离感。

其次,从军经历对沈从文审美心理的建构与审美倾向的形成起规范作用,不断影响着其作品的感情基调与创作风格。从沈从文个人特点来看,他非常细腻且容易感伤。在他的作品中,他关注底层兵士的生存空间和健康美好的人性。正是独特的从军经历规范了沈从文的审美心理,其作品因风格迥异于同时期其他作家而呈现出一种清丽别致的韵味。

最后,沈从文这段独特经历使他笔下的人物鲜活生动,充分肯定了平凡人的价值,突出了个体的坚韧与顽强。沈从文作品中普通兵士的人性光辉正是他在参军生涯中接触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因此他并没有选

择英雄化的叙事, 没有突出渲染英雄在战场上积累的功勋与英勇, 而突出与大众更为接近的小人物的性格与他们骨子中渗透出的美好品质, 回归到实生活的平凡中去, 更为生动自然, 使读者产生共鸣。

结语

沈从文早年的从军经历影响着他日后艺术世界的生成, 形成了他贯穿其一生的孤独感伤气质, 其军旅题材的书写, 为我们了解边地军人的生存状态的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具体到创作上, 无论是其现实性的自叙传与半虚构性的芜杂军队见闻的题材书写, 还是其审美基调的暧昧化导致的两种创作态度——悲慨沉郁与温情明媚, 抑或是在人物塑造上倾向于祛英雄化, 均为创作者在日后的创作道路上提供了新的经验。

参考文献:

- [1] 童庆炳. 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 文学评论, 1993(04): 54-64.
- [2]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 13—从文自传: 一个老战兵[M]. 山西: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 294. [3][4][5][6] 沈从文. 沈从文全集[M]. 山西: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9.
- [7] 沈从文. 边城—序[M]. 山西: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02.
- [8] 谭立. 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必然与偶然[J]. 西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7(03): 127-133.
- [9] 王德威. 现代中国小说十讲[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 130.
- [10] 沈从文. 读〈论英雄崇拜〉[J]. 战国策, 1940(05).

[责任编辑 王云江]

The influence of Shen Congwen's experience on the creation of his novels

Li Bo¹, NIU Gui-xia²

(1. Literature Colleg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2. School of Cultrur and Law,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The writer's creation was closely related to his personal experience. Shen Congwen's early experience in army influenced his theme selection, value orient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In the theme choice,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 of Shen Congwen wrote the army years; the narration of Utopia also related to beautify the life in the camp; the army witnessed the death of his novels, unrest, prompted the depressed and bright tone complex in the emotional state; the novels of the hero are ordinary soldiers in the most. These three aspects show Shen Congwen's military experience is the power and source of its creation, its inherent artistic value for people provides reference.

Keywords: military experience; theme; style; character.

(上接第 42 页)

参考文献:

- [1] 章明. 芥川龙之介历史小说中利己主义的多样性——以小说《罗生门》和《鼻》为例[J]. 沈阳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 15(05): 632-634.
- [2] 张雅君. 构筑于相对世界中的审美艺术——以芥川龙之介作品《罗生门》为例[J]. 学术论坛, 2013, 36(05): 79-82

- [3] 李琳琳. 矛盾复杂的内心纠葛——论芥川龙之介修改《罗生门》之结局[J]. 文学界(理论版), 2011, (05): 131-132+140.
- [4] 蒋苇苇. 从《罗生门》看芥川龙之介的人性观[J]. 学理论, 2011, (32): 164-165.

[责任编辑 王云江]

The conflict of human nature and egoism in Akutagawa Ryunosuke's "Rashomon"

YIN Hang

(Changzhi University, Changzhi 046011, China)

Abstract: "Rashomon" is a famous representative work of modern Japanese writer Akutagawa Ryunosuke in 1915, published in the "Empire Literature" magazine. When published, it caused sensation in Japanese literary circle, and has occupie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Through this works, Akutagawa Ryunosuke satirizes reality, expounds good and evil of human natur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ruel reality at that time, showing his reflection on conflict of human nature and egoism. This paper will in turn show statements "of human conflict in "Rashomon" and reflects the egoism thinking, and then discusses embodied themes from the two aspects.

Key words: "Rashomon", Akutagawa Ryunosuke, the conflict of human nature, egoism